

散文诗在历史新时期的八十年代曾一度中兴,旋即沉寂,个中缘由,值得探讨。

近代意义的散文诗开创人是法国贝尔特朗(亦译帕特兰)。正式为散文诗命名,并以他的创作实践,为这种新诗体奠基的是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。波德莱尔在审美范式作了一场革命,将“丑”并入艺术的审美范畴。应该看到,波德莱尔“发掘恶中之美”,“丑中之美”的美学观念,与同一时代在欧洲对于人的第二次重新发现的文化思潮,与柏格森、尼采的生命哲学,与弗洛伊德的精神现象学、与后期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流派,是一脉相承的。波德莱尔、屠格涅夫、王尔德、尼采应为十九世纪散文诗大家,二十世纪当为泰戈尔、纪德、纪伯伦、普里什文等。

在中国最早尝试散文诗写作的是刘半农,而鲁迅的《野草》则是中国散文诗至今无人超越的一座艺术高峰,是世界散文诗艺术宝库中耀眼的篇章。鲁迅放诸世界散文诗大家之列毫不逊色。《野草》对宇宙生命意志和生命意识的探索,对中国民族命运与国民性的思考和解剖,博大而深邃。他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创作手法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

从《赤壁赋》到《野草》

——中国散文诗流变

顾 骧

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。



我经常在脑中萦绕一个问题:散文诗这一西方艺术“舶来品”,如何与中国诗歌的“国粹”相衔接,继鲁迅之后,创造出—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艺术新品种来呢?中国这个诗歌大国,怎么会没有散文诗的艺术资源呢?原来,中国散文诗艺术资源被忽略了,被忽视了。我们一提中国诗歌,就历数它的源头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。诗歌的发展历程就是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。而“赋”呢,被人们小觑了。其实汉魏六朝的小赋,不少是抒情散文诗。继之的宋·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,融儒释道文化于一炉,诤究宇宙人生终结之恒远,写景、抒情、谈玄结合贴切,语言精美,疏朗自然,则是难得一首散文诗上乘之作。

何谓散文诗?人言言殊,至今仍无公认的文体范式。有人谓是诗侵入散文园地,定位还在诗;有人谓是诗化的散文,将之列入散文序列。散文诗非驴非马,亦驴亦马。这一方面表明散文诗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;另一方面表明,散文诗这一艺术题材尚有极大自由创造的空间,与任意驰骋的余地。散文诗大有可为。

这是在荷兰哈勒姆种植区的一场东雪,十五年前的速写至今令我回味,白雪覆盖了大地,仿佛有谁不着痕迹地抹去了一年的风景。没有雪的时候,除了辛勤的农人和好奇的孩子,很少有人愿意触碰泥土。可一旦降雪,无论谁都会有从地上拢一个雪团子玩玩的冲动。在大部分人眼中,白雪是纯洁的。在我心中,它更有净化的神奇功能。难道你不觉得雪后的空气格外清新?

还记得电影《后天》的结局——暴雪过去,宇航员从空间站上眺望着一个干净得仿佛涅槃的地球——看到那儿的时候,我特别有共鸣。而民间那些经过数百年实践证明,将“冬雪”与“收成”联系在一起的俗谚,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观点的科学性。

遗憾的是,上海很少下大雪。雪片儿在半空中,就被城市的热力融成了雨水。我的好些外国朋友都说,上海很美,就是灰尘太多。是因为没有雪净化的缘故么?我暗自思忖。如果城市的街道上一点儿纸屑也没有,就像一片没有瑕疵的雪地,大概大家会更珍惜,小心翼翼地维护那让人心情舒畅的无暇。“美丽

净

黄伟明 文图

病中吟草(续)

钟石川

七律·杭州湾跨海大桥赞

精工衔泥大海东,一桥飞架贯长虹。先贤夙梦圆神手,万国遥商赖伟功。方见光梭编异彩,更闻银燕唤游龙。斑斓世纪新图画,齐颂炎黄傲碧穹。

小院依稀入梦间,周公伏案夜灯寒,秋风萧瑟布衣单。为国忧枕终不倦,欲陈盛事慰心安,鸣蛙晓月独凭栏。

鹧鸪天·世纪感怀

雪耻弘威梦渐圆,苍黄巨变在人间。山河曾见豺狼噬,儿女欣将史页翻。增浩气,展欢颜,维新承命举风帆。感怀老媪歌难尽,景福鸿图惊宇寰。

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专是中国较早成立校董会的学校。在学校建立的第八年,学校为了管理和运营的需要成立了校董会。校董会主席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,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。蔡元培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演讲《以美育代宗教》,主张“专尚陶养感情之术,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”。在上海的刘海粟积极响应,于演讲发表后三个月在学校里开设了师范科。两人在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中惺惺相惜,再加上,蔡元培与刘海粟的姑父属寄是同盟会的故交,又有同事之谊,由屠寄从中穿针引线,因而蔡元培与刘海粟很快结成莫逆之交。蔡元培对刘海粟的魄力和才气十分欣赏,对刘海粟和上海美专

界。《野草》是中国散文诗史空前绝后的经典之作。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,

资源被忽略了,被忽视了。我们一提中国诗歌,就历数它的源头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。诗歌的发展历程就是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。而“赋”呢,被人们小觑了。其实汉魏六朝的小赋,不少是抒情散文诗。继之的宋·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,融儒释道文化于一炉,诤究宇宙人生终结之恒远,写景、抒情、谈玄结合贴切,语言精美,疏朗自然,则是难得一首散文诗上乘之作。

何谓散文诗?人言言殊,至今仍无公认的文体范式。有人谓是诗侵入散文园地,定位还在诗;有人谓是诗化的散文,将之列入散文序列。散文诗非驴非马,亦驴亦马。这一方面表明散文诗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;另一方面表明,散文诗这一艺术题材尚有极大自由创造的空间,与任意驰骋的余地。散文诗大有可为。



“像泥土一样生长”之二十四·雪后 (油画) 100×100cm

家园”的建设,摩登建筑固然锦上添花,而所到之处如家般的洁净则或许是一大必要条件呢。

阴在内,阳之守也;阳在外,阴之使也。

——《黄帝内经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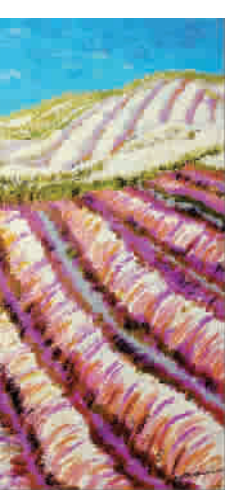
人体有阴阳二气,阴阳是对立的,又是互根的。所谓互根,即互相依赖,相互为用。

唐代医学家王冰曾这样解说阴阳互根:“阳气根于阴,阴气根于阳,无阴则阳无以生,无阳则阴无以化”,阳气从阴精中化生而来,阴精又在阳气的作用下不断产生进而得到补充,二者相依为命,谁也离不开谁。

大的校舍,校董会担当了募集资金的重任。1933年三月的校董会上,钱新之校董提案于当年五月,乘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之际,由学校先期筹备现代名家画展,携往彼邦展览,出售作品,为建新校舍募集资金。王一亭校董为筹建新校舍和艺术馆捐画二十件,以资提倡。校董会的建立减轻了刘海粟肩上的重担,尤其是经济上的压力。在校董会成立的上一年,在呈交给江苏省教育厅的一份报告中还写明,学校的开办费和经营费需要由刘海粟和其父亲负责。校董会的强大职能使学校规避了许多风险,并将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的权力关系网络中。

《写意——龚静读画》自2004年出版以来,已经有7年了。虽然这不是一本热门的书,但总还有些读者记着喜欢着。网络上有读者自发书写的感想,提到书中文章标题文字的诗意。2010年8月14日在其时的上海书展签署《上海细节》一书时,还有一位中年男子拿着《写意》来签名。同样,2007年夏天在上海书展签署《上海,与壁虎一起纳凉》,也有读者手持《写意》来到台前,让我惊讶之余心生感动,在当下一个什么都求快速和新的时代里,一本多年前出版的书还有人牵挂着,想来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深感温暖和欣慰的。

还是在微博,有个不相识的博友加我,还特地说到这本书,说他读了之后喜欢上了中国绘画艺术。也是在微博上遇到了早年的系友晓风,比我低一届,曾经住在一个宿舍楼层,交流并不很多,是我知道她的样子,她记得我



“像泥土一样生长”之二十四·雪后 (油画) 100×100cm

家园”的建设,摩登建筑固然锦上添花,而所到之处如家般的洁净则或许是一大必要条件呢。

阴在内,阳之守也;阳在外,阴之使也。

——《黄帝内经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人体有阴阳二气,阴阳是对立的,又是互根的。所谓互根,即互相依赖,相互为用。

唐代医学家王冰曾这样解说阴阳互根:“阳气根于阴,阴气根于阳,无阴则阳无以生,无阳则阴无以化”,阳气从阴精中化生而来,阴精又在阳气的作用下不断产生进而得到补充,二者相依为命,谁也离不开谁。

从1933年起,校董会的成员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,蔡元培依然是校董会主席。但此时城市环境与政商结构有很大变化,蔡元培的健康也越来越差,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董事会组成结构开始松动。黄炎培等人早已退出,王一亭也于1938年去世。孙科、吴铁城、孔祥熙、杜月笙等政府官员和帮会头目加入,在政商和帮会的联动中继续为学校的发展奔走。1937年抗战爆发,随着国民政府撤离南京,在政府中任职的校董会成员纷纷撤往西南。由于主要成员的离散,校董会无法正常运转,名存实亡。1940年校董会主席蔡元培在香港去世。

像和文字各擅其长,审美表达也是不同的,倘若一幅画作需要语言的诠释才能吸引观者的眼睛,其实这也不是一幅好作品,绘画等待的其实还是一双审美的眼睛,一颗敏感的心灵,所以,只是有机缘看一些喜欢的作品,就是生命中的欣悦了。尤其在2008年提起画笔自己涂鸦,在手、画笔、色彩和线条块面的缠绵中,对绘画这种本质上的手工活计更多一些体悟,轻盈和枯瘦,沉着和质感,斑驳和融合,美的诸多意象和感觉正是源于一个生命体全身心的灌注,彼时彼刻的生命能量与笔墨纸彩的恰好的结合,一笔下去容不得你反复地修改,就是在那里了,时空的气息都聚在这里,于是,仿佛感同,慎言冷暖,怎样的文字表达图像是恰当的?

还是写意

龚 静

信,信中她激动地描述了她本人和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对这些文章的喜爱,由此她们也爱上了绘画,后来,还在学校的课堂里见到了这位已考上大学专程来看我的女学生,清秀伶俐的样子,课后我们还合影留念。女学生现在应该是工作了,或者在读研究生?虽然之后联络不多,但还一直记得她的样子,希望她还是那么热爱艺术热爱文字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吧。

也还记得这7年里,相识的画家朋友读了《写意》颇为赞赏。也有不相识的画家写信来,寄来自己的作品照片,希望我对他们的画作写些什么。

所有这些,都是让我感到安慰的。对于写作者而言,没有比读者的认同、共鸣更好的鼓励和欣慰了。想起生长《写意》的写作时光,那些沉浸中西视觉图像中伸展审美感知触角的时光,触角中同时探测着个体生命与之的种种感怀和思绪绵延,感知着图像背后的作者们各个不同的生命能量,也希望着自己的生命能与这些生命能量交流,得到加持。回头再看那些时光,好似自己的生命已然在那里停留,就停留在了《写意》中了。

书出版后,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写绘画笔记了,忽然觉得绘画(艺术)其实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,图

俗语说男主外,女主内,阳动在外,就像阴精的役使,完成各种使命;阴静守内,是阳气活动坚实的内在保障。二者相互协调,各得其所,机体就会展现出勃勃生机。

从这个角度讲,只有阴精充足,阳气才会旺盛;只有阳气旺盛,阴精的修复才能得到保障。因此,养阴即是养阳,养阳即是养阴,两者须兼顾而不可偏废。相反,其中任何一方受损,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而出现一损俱损的结果。

从1933年起,校董会的成员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,蔡元培依然是校董会主席。但此时城市环境与政商结构有很大变化,蔡元培的健康也越来越差,以蔡元培为中心的董事会组成结构开始松动。黄炎培等人早已退出,王一亭也于1938年去世。孙科、吴铁城、孔祥熙、杜月笙等政府官员和帮会头目加入,在政商和帮会的联动中继续为学校的发展奔走。1937年抗战爆发,随着国民政府撤离南京,在政府中任职的校董会成员纷纷撤往西南。由于主要成员的离散,校董会无法正常运转,名存实亡。1940年校董会主席蔡元培在香港去世。

有惊人之举,明天请看本栏。

像和文字各擅其长,审美表达也是不同的,倘若一幅画作需要语言的诠释才能吸引观者的眼睛,其实这也不是一幅好作品,绘画等待的其实还是一双审美的眼睛,一颗敏感的心灵,所以,只是有机缘看一些喜欢的作品,就是生命中的欣悦了。尤其在2008年提起画笔自己涂鸦,在手、画笔、色彩和线条块面的缠绵中,对绘画这种本质上的手工活计更多一些体悟,轻盈和枯瘦,沉着和质感,斑驳和融合,美的诸多意象和感觉正是源于一个生命体全身心的灌注,彼时彼刻的生命能量与笔墨纸彩的恰好的结合,一笔下去容不得你反复地修改,就是在那里了,时空的气息都聚在这里,于是,仿佛感同,慎言冷暖,怎样的文字表达图像是恰当的?

其实,《写意》中的这些文字也就是这样一些交流吧,它不单单是关于绘画的,其实更关乎的是生命的体悟和审美的,我以为,艺术与生命的交融,才是人类和艺术的关系。人能在艺术中感悟、成长、修行,那么艺术就不再是对象物,而是人生活的灵性需要。

生活在当下纷繁的世俗中,每时每刻都遭遇着许多负面能量,不仅外部环境,个体内部环境也如此,这样的时候幸好还有艺术,给人温暖,让人透气,使人觉得世界的美好。

《写意——龚静读画》新版自序(节选)

“看岸”也有人叫“听岸”,在一百年前的长兴岛是一个特殊的词汇,它喻意日日夜夜守在长江的堤岸上,看风暴潮头冲击中的岸有没有溃堤决口,听高潮位浸泡后的岸有没有管涌渗漏。这两个词汇引申的意义和看岸人脖子上挂的那一面报急的铜锣,组成了一个人的忠诚和守则。

潘家沙的北大堤护卫着几千亩良田和两三百户人家。选玉林看岸,是因为玉林年轻人好,而且他爹也是一个好人,认识他爷爷的人都说,他爷令人更好。看岸这个活,只有潮落后的时间才可以回家吃饭睡觉。每天12个时辰里,潮涨两次潮落两次。玉林觉得应该对得起大家共同承担的粮响,带了饭两三天才回家一次,困了,就头枕着铜锣睡在岸坡上的稻草堆里。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心疼他,说:我们在岸上搭一个环洞舍吧,我给你烧烧饭,热汤热水的才像一个家嘛。

北大堤上风大,玉林选在这段废弃的堤岸上搭了一个环洞舍。这段岸离北大堤不到百丈,东西长有半里,北坡下面是河沟,南坡下面就是大片的田地。这里芦苇成荫竹子里成林,水杨树苦莲树梧桐树遮天蔽日,潘家沙人把这里叫芦堤,因为弃岸无路,连放牛的赶鸭的也走不到这里,芦堤便成了鸟的天堂,蛇和老鼠的乐园。

农历三月,玉林的儿子出生了。这是长兴岛万物葱茏的时节,芦堤上,风的声音和鸟的啁啾,都让玉林感到欣喜。这天夜潮退去后,玉林放心睡了,在梦里,他仿佛听到了儿子的哭声,最后是女人惊恐的叫声把他惊醒了,油灯的光亮里,一只半尺长的老鼠正在咬婴儿的鼻子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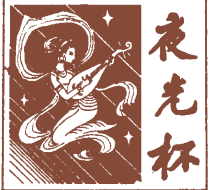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,夜晚来临的时候,被咬掉了鼻子的儿子因为疼痛和高烧,死了,依照风俗,他把儿子送到了北大堤外的长江里。正是潮落的时候,儿子就浮在芦苇的梢头,久久不去。这是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,玉林就坐在环洞舍的门口,听老鼠的吱吱的叫声,任它们把自己的心撕碎。从来没有像今天,玉林这样对老鼠深恶痛绝。他是天生不怕老鼠的,念佛的奶奶搬来潘家沙以后说:这老鼠,一定是我们的同乡嚙。

滩涂成岛,老鼠来源于船和船梢带来的货物中。都是外来的“移民”,潘家沙人对老鼠相对宽容,家里养的大都是冬猫,温柔得和水一样,起的作用最多是吓老鼠。因此,不只是芦堤上,在整个潘家沙,老鼠泛滥成灾。

天亮了,玉林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他扶起晕厥的妻子,“理一理,我们搬回家住吧。”就在女人理东西的时候,玉林把依附在树枝上的赤豆藤拉下来,一粒一粒剥在手心,然后,折一把芦苇开始找老鼠。芦堤上的老鼠不避人,玉林看到公鼠就用芦苇压上去,用脚踩住老鼠,然后往它的肛门里塞进一粒赤豆。半个时辰,他抓了几十只老鼠,塞了几十粒赤豆,被玉林放走的老鼠,以为侥幸逃脱,几步远的地方还跳起来示威。

不到一个时辰,公鼠因为“膨胀”而追逐母鼠,最终把母鼠咬死,一部分公鼠为保护母鼠而开始公鼠间的撕咬,整个芦堤上老鼠乱串,叫声四起,到午后玉林夫妻俩离开环洞舍的时候,芦堤上到处都是老鼠血淋淋的尸体。

芦堤上的灾难还在蔓延,猫头鹰在哭啼叫了几个夜晚后,飞走了;落下来能让树的梢头在无风的时候沉下去的麻雀群,因为看到同类啄食了死鼠身上爬出的蛆虫而死亡后,也飞走了。这年夏末秋后,芦堤的南垌里,棉花因为棉铃虫减产,稻子因为稻飞虱歉收……



其实,《写意》中的这些文字也就是这样一些交流吧,它不单单是关于绘画的,其实更关乎的是生命的体悟和审美的,我以为,艺术与生命的交融,才是人类和艺术的关系。人能在艺术中感悟、成长、修行,那么艺术就不再是对象物,而是人生活的灵性需要。

生活在当下纷繁的世俗中,每时每刻都遭遇着许多负面能量,不仅外部环境,个体内部环境也如此,这样的时候幸好还有艺术,给人温暖,让人透气,使人觉得世界的美好。

《写意——龚静读画》新版自序(节选)

“看岸”也有人叫“听岸”,在一百年前的长兴岛是一个特殊的词汇,它喻意日日夜夜守在长江的堤岸上,看风暴潮头冲击中的岸有没有溃堤决口,听高潮位浸泡后的岸有没有管涌渗漏。这两个词汇引申的意义和看岸人脖子上挂的那一面报急的铜锣,组成了一个人的忠诚和守则。

潘家沙的北大堤护卫着几千亩良田和两三百户人家。选玉林看岸,是因为玉林年轻人好,而且他爹也是一个好人,认识他爷爷的人都说,他爷令人更好。看岸这个活,只有潮落后的时间才可以回家吃饭睡觉。每天12个时辰里,潮涨两次潮落两次。玉林觉得应该对得起大家共同承担的粮响,带了饭两三天才回家一次,困了,就头枕着铜锣睡在岸坡上的稻草堆里。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心疼他,说:我们在岸上搭一个环洞舍吧,我给你烧烧饭,热汤热水的才像一个家嘛。

北大堤上风大,玉林选在这段废弃的堤岸上搭了一个环洞舍。这段岸离北大堤不到百丈,东西长有半里,北坡下面是河沟,南坡下面就是大片的田地。这里芦苇成荫竹子里成林,水杨树苦莲树梧桐树遮天蔽日,潘家沙人把这里叫芦堤,因为弃岸无路,连放牛的赶鸭的也走不到这里,芦堤便成了鸟的天堂,蛇和老鼠的乐园。

农历三月,玉林的儿子出生了。这是长兴岛万物葱茏的时节,芦堤上,风的声音和鸟的啁啾,都让玉林感到欣喜。这天夜潮退去后,玉林放心睡了,在梦里,他仿佛听到了儿子的哭声,最后是女人惊恐的叫声把他惊醒了,油灯的光亮里,一只半尺长的老鼠正在咬婴儿的鼻子!

第二天,夜晚来临的时候,被咬掉了鼻子的儿子因为疼痛和高烧,死了,依照风俗,他把儿子送到了北大堤外的长江里。正是潮落的时候,儿子就浮在芦苇的梢头,久久不去。这是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,玉林就坐在环洞舍的门口,听老鼠的吱吱的叫声,任它们把自己的心撕碎。从来没有像今天,玉林这样对老鼠深恶痛绝。他是天生不怕老鼠的,念佛的奶奶搬来潘家沙以后说:这老鼠,一定是我们的同乡嚙。

滩涂成岛,老鼠来源于船和船梢带来的货物中。都是外来的“移民”,潘家沙人对老鼠相对宽容,家里养的大都是冬猫,温柔得和水一样,起的作用最多是吓老鼠。因此,不只是芦堤上,在整个潘家沙,老鼠泛滥成灾。

天亮了,玉林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他扶起晕厥的妻子,“理一理,我们搬回家住吧。”就在女人理东西的时候,玉林把依附在树枝上的赤豆藤拉下来,一粒一粒剥在手心,然后,折一把芦苇开始找老鼠。芦堤上的老鼠不避人,玉林看到公鼠就用芦苇压上去,用脚踩住老鼠,然后往它的肛门里塞进一粒赤豆。半个时辰,他抓了几十只老鼠,塞了几十粒赤豆,被玉林放走的老鼠,以为侥幸逃脱,几步远的地方还跳起来示威。

不到一个时辰,公鼠因为“膨胀”而追逐母鼠,最终把母鼠咬死,一部分公鼠为保护母鼠而开始公鼠间的撕咬,整个芦堤上老鼠乱串,叫声四起,到午后玉林夫妻俩离开环洞舍的时候,芦堤上到处都是老鼠血淋淋的尸体。

芦堤上的灾难还在蔓延,猫头鹰在哭啼叫了几个夜晚后,飞走了;落下来能让树的梢头在无风的时候沉下去的麻雀群,因为看到同类啄食了死鼠身上爬出的蛆虫而死亡后,也飞走了。这年夏末秋后,芦堤的南垌里,棉花因为棉铃虫减产,稻子因为稻飞虱歉收……